

喻昌脾胃学术思想探讨

★ 凌芳¹ 指导:刘景超² (1.河南中医院 2006 级硕士研究生 郑州 450008;2.河南中医院 郑州 450008)

关键词:喻昌;脾胃;学术思想

中图分类号:R 249.6 文献标识码:A

喻昌,字嘉言,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医家,著有《医门法律》、《尚论篇》、《寓意草》等书,其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广泛。喻氏治病非常重视顾护脾胃,本文试就喻氏脾胃思想作一探讨。

1 阐述医理 注重脾胃

脾胃为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。喻氏论医,特别重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。他说:“夫人真天之气,全在于胃,津液之多寡,即关真气之盛衰。而胃复赖脾以运行其津液,一脏一腑,相得益彰,所以胃不至于过湿,脾不至于过燥也。”而且,他认为脾胃之虚实,关乎五脏之盛衰。指出:“五脏失中土之灌溉而虚极也。”说明脾胃与其他脏腑之盛衰关系尤为密切。

“小肠手太阳之脉……是主液所生病者,耳聋、目黄”,“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……是动则病手心热,臂肘挛急,腋肿,甚则胸胁支满,心中憺憺大动,面赤,目黄”,“膀胱足太阳之脉……是动则病冲头痛,目似脱”,“肾足少阴之脉……是动则病饥不欲食,面如漆柴,咳唾则有血,喝喝而喘,坐而欲起,目睭睭如无所见”,“三焦手少阳之脉……是主气所生病者,汗出,目锐眦痛”,“胆足少阳之脉……是主骨所生病者,头痛,颌痛,目锐眦痛”。

3 眼与精、气血、津液的关系

3.1 精 《灵枢·大惑论》:“五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,精之窠为眼,骨之精为瞳子,筋之精为黑眼,血之精为络,其窠气之精为白眼,肌肉之精为约束,裹摄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,上属于脑,后出于项中。”可见,精与眼的关系非常密切,在维持眼之视觉的各种基本物质中,精是首要的基础,眼是由五脏六腑之精结聚而成。其中,肾之精聚于瞳神(瞳子),肝之精聚于黑睛(黑眼),心之精聚于两眦(络),肺之精聚于白睛(白眼),脾之精聚于胞睑(约束)。眼与精在生理上密切相关,若五脏六腑之精充足,目得精养,则视物敏锐;若五脏六腑之精失养,则眼失其濡养而诱发眼病。故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说:“夫精明者,所以视万物,别白黑,审长短。以长为短,以白为黑,如是则精衰矣。”

于过燥也。”而且,他认为脾胃之虚实,关乎五脏之盛衰。指出:“五脏失中土之灌溉而虚极也。”说明脾胃与其他脏腑之盛衰关系尤为密切。

脾胃之论,莫详于东垣。但东垣所述,往往脾胃合论,其重在脾。喻氏认为脾胃各有特点,当分体用而论之。指出:“脾之土,体阴而用则阳;胃之土,体阳而用则阴。两者和同,则不刚不柔,胃纳谷食,脾行谷气,通调水道,灌注百脉,相得益彰,其用大矣。”即脾胃土体不同,一为阴土,一为阳土;其用脾主运化升清,胃主受纳通降,两者相辅相成,共同完成腐

3.2 气血 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,眼也离不开气血的滋养。气血与眼关系密切,《灵枢·决气篇》:“气脱者,目不明”,《素问·四时刺逆从论》:“冬刺经脉,血气皆脱,令人目不明。”气血濡养正常则眼的生理功能正常,气血失调则目无所见。反之,眼的生理功能失调也会导致气血的失调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:“五劳所伤……久视伤血。”

3.3 津液 津液是机体一切正常体液的总称。津液布散于全身,包括眼目。《灵枢·口问》即有“目者,宗脉之所聚也,上液之道也”的记载,《灵枢·五癃津液别》也说:“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。”津液在目化为泪、神水、神膏等,皆为养目之液,对维持眼睛正常生理功能至关重要。津液的输布失调会导致眼病发生,《灵枢·口问》说:“液者,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。故上液之道开则泣,泣不止则液竭,液竭则精不灌,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。”

《内经》对于眼与整体关系的论述,将眼与全身脏腑、经络、精、气血、津液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,这是眼-人体整体观在中医眼科基础学上的具体体现,只有这样才能从本质上、整体上把握眼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,这不仅为历代医家研究发展眼科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,也对现代中医眼科的学术研究和临床治疗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。

(收稿日期:2007-08-02)

熟、吸收、转化后的生理功能,因而,他主张在调理脾胃时,必须根据脾胃各自不同的生理特性而施以方药。曰:“脾偏于阴,则和以甘热,胃偏于阳,则和以甘寒。”喻氏之论,实则发展了东垣的脾胃理论,为叶桂的胃阴学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。

脾胃之中,喻氏尤其重视脾气的作用,并形象地提出:“脾气者,人身健运之阳气,如天之有日也。如若脾中之阳气旺,是天晴日明,而龙雷潜伏也;胸中窒塞之阴气,如太空不留纤翳也,饮食运化精微,复生不竭之阴血也。”常用四君子汤、六君子汤等甘药益气补中,认为“以甘为主,庶足补中”。

2 师法仲景 建中为本

喻氏之学,师宗仲景,他非常推崇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,亦深受其益。他认为仲景治杂症之要诀在于调补脾胃,他指出仲景《伤寒论》中用小建中汤,乃桂枝汤加饴,“以其人中气既弱,不能送邪外出,故用饴之甘,小小建立中气以祛邪”,用小之一字,示其微建中气之意也;《金匮要略》中用于治疗虚劳里急、自汗表虚之证的黄芪建中汤,于小建中汤内加黄芪,意在速建中焦之卫气也;复有大建中汤一法,治疗阴气上逆,胸中大寒,呕不能食,而腹痛至极,用蜀椒、干姜、人参、胶饴大建其中焦之阳,以驱逐阴邪。从上述三方可见,仲景治杂证,始尽建中之义。并指出“建中如天子建中和之极。虚羸之体,服建中后,可汗可下,诚是恃也”,反映了调治杂病崇土为先、建中为本的思想。

他认为理中汤“兼阴阳体用而理之,升清降浊,两擅其长”,用于治疗中焦虚寒证。而附子理中汤是更进一筹之方,于理中汤中加附子,且能温肾,“理中之法兼理其下”,使“釜底有火,则水谷自熟,不致留饮”。他在临证时,善用理中汤、附子理中汤化裁用之,使小病顿瘳,重危之证立见起色。

3 辨证用药 崇土为先

喻氏在其“理脾则百病不至,不理脾则诸病续起”的学术思想指导下,主张临证应对不同的病证作具体分析,辨证用药,不要囿于一家之言。他对许多疑难病证的治疗多从脾胃入手,收效甚佳,如中风一证,有内风、外风之论。主张“内风说”者多从肾虚立论,如金元著名医家刘河间认为中风之由多因心火暴盛、肾水虚衰所致。水衰火盛,风从火出,离其故宫,飞扬飘越、导致猝然仆倒而为中风。《医宗己任篇》中亦强调“惟中风竟是肾经与命门无形之水火自病”。明末医家缪仲醇提出“内虚暗风说”,认为中风乃肾之阴阳两虚、五脏本气自病,与外来风邪迥别。喻氏论中风,侧重于从脾胃立论。他指出中风“因其人中焦阳气虚馁,而招致风中空窍”。他认为仲景方中的侯氏黑散深得此意,方用人参、干姜、桂枝、白术、茯苓助虚馁之中阳,使中阳得温,空窍得填,升降有序,气血化生有源,肢体得精血滋养,不致偏枯不用。故认为侯氏黑散“则驱风之中,兼填空窍,为第一义也。”并在“中风门方”中选列“加味六君子汤”健脾益气,并批判以往方书“中风门中,从不录此方,所谓治末而忘其本也”。中风重视调补脾胃,驱风之中行填补的方法为中风治疗另辟新径。

对单腹胀一证,喻氏对其病因病机有独到的认识。他指出:“凡有癥瘕积块,即是胀病之根,腹大如瓮,是名单腹胀。”

单腹胀可表现为水聚、气结、血凝,这是邪实的一面,但其根本原因是正虚,即脾气衰微。他说:“单腹胀,则中州之地久滞其四运之轴,而清者不升,浊者不降,互相结聚,牢不可破,实因脾气之衰微所致。”其治疗单腹胀,喻氏坚决反对孟浪使用悍毒攻劫之法,主张用“培养一法,补益元气是也;招纳一法,升举阳气是也;解散一法,开鬼门,洁净府是也。”其所谓“培养”、“招纳”两法,多指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、当归、白芍等甘养健脾升阳之品。

对虚损疾病,喻氏提出:“自上而下者,过于胃则不可治”,另谓:“自下而上者,过于脾则不可治”,说明一切虚劳损证,损及脾胃者,预后不良,当及时治疗,以防损伤脾胃。“凡虚劳病,最后脾气下溜,若过用寒凉,致其人清谷者,医之罪也”,提示治疗虚损疾患,即使有阴虚里热之证,用药须防苦寒过度,应处处顾及脾胃阳气。叶天士在喻氏基础上,明确指出:“上下交损,当治其中。”是对喻氏学术思想的进一步阐发。

喻氏的秋燥论,辨正《内经》“秋伤于湿”之误,对秋燥伤肺之治,独具特色。他创制了著名的治燥方剂清燥救肺汤。其用药大旨是“以胃气为主,胃土为肺金之母”,重视胃气,肺胃兼顾,寓和胃生金于甘寒柔润之中。方中用生甘草和胃生金,人参生胃之津、养肺之气,配伍大量润燥之剂,共合清燥救肺之功。他提出忌用天门冬、知母等苦寒之品,其意亦在于立足保护胃气。

喻氏对许多病证的论治莫不重视调理脾胃,并提出:“木、金、水、火四脏病气,必归并于中土耶”之论,其重视脾胃的学术思想可窥一斑。

4 医案举例

刘泰来,年三十二岁,面白体丰,新秋病疟,三五发后,用药截住,遂觉胸腹间胀满日增,不旬日外,腹大胸高,上气喘急,二便全无,饮食不入,能坐不能卧,能俯不能仰,势颇危急。他医以伤寒肠结,二便不通,服下药不应,商用大黄二两作一剂大下之。喻曰:伤寒病因发热,致津液枯槁,肠胃干结,而可用下药,以开其结;然有不转矢气者不可攻之戒,正误贻误太阴经之腹胀也。此病因腹中气散乱不收,故津水随气横决四溢而作胀,全是太阴脾气不能统摄所致。一散一结,相去天渊,再用大黄猛剂,大散其气,若不胀死,定须腹破,急投理中汤,用参乃至三钱。次日略加黄连,其胀大减,犹以不大便为忧。喻曰:腹中原是大黄推荡之泄粪,其所以不出者,以膀胱胀大,腹内难容,将大肠撑紧,任凭极力努挣,无隙可出耳。吾当以药通膀胱之气,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也。用五苓散,药才入喉,小便先出,大便随之,顷刻泻下半桶。(《寓意草·力争截疟成胀临危救安奇验》)

分析:本案见于疟疾停药后,见胸腹胀满,上气喘急,两便不通,喻氏断为太阴腹胀,由苦寒辛燥之剂劫夺脾气,脾运失职,清浊相混,中焦不通所致,即投理中汤以治胀之本,且重用人参补气健脾,旨在恢复枢机的运转。脾健则清升浊降,通调有序;中焦阳气得助,则阴寒之邪消散,此所谓治病求本,本于脾胃,以及“上下交损,当治其中”之义所在。

(收稿日期:2007-10-10)